

策展人黑匣子对话邵飞（2023）

致谢：Hi 艺术

来源：Hi 艺术

撰文：黑匣子

编辑：Jade

整理：ARTDISK

鸟儿愿为一朵云 云儿愿为一只鸟

策展人黑匣子（以下简称为黑）：创作“飞鸟”系列作品的动机是怎么产生的？

邵飞（以下简称为邵）：我的创作基本上是以画人物画为主，根据内容的需要，也时常画些动物和植物，特别是各种鸟类。我常常会把它们安排在画面中上下翻飞，有鸟的画会显得格外生动。

我一直是非常喜欢旅行的，画画和旅行是我的最爱，缺一不可，我特别喜欢在路上的感觉。三年疫情哪儿都不能去，很是郁闷。我时常会想，如果是一只鸟，没有什么负担和限制，张开翅膀就可以飞翔，那将是多么自由和惬意。今年年初，我萌生了以鸟为主体创作一批作品的想法，而花鸟画也正是中国画里的一大门类。



《放飞》99×98cm 纸本彩墨 2023



《共生》86×99cm 纸本彩墨 2021

黑：飞鸟系列的新作中，似乎有许多与“家”有关的蕴意？

邵：在创作飞鸟题材作品的过程中，我多少赋予它人格化的元素。鸟也有家庭，也有孩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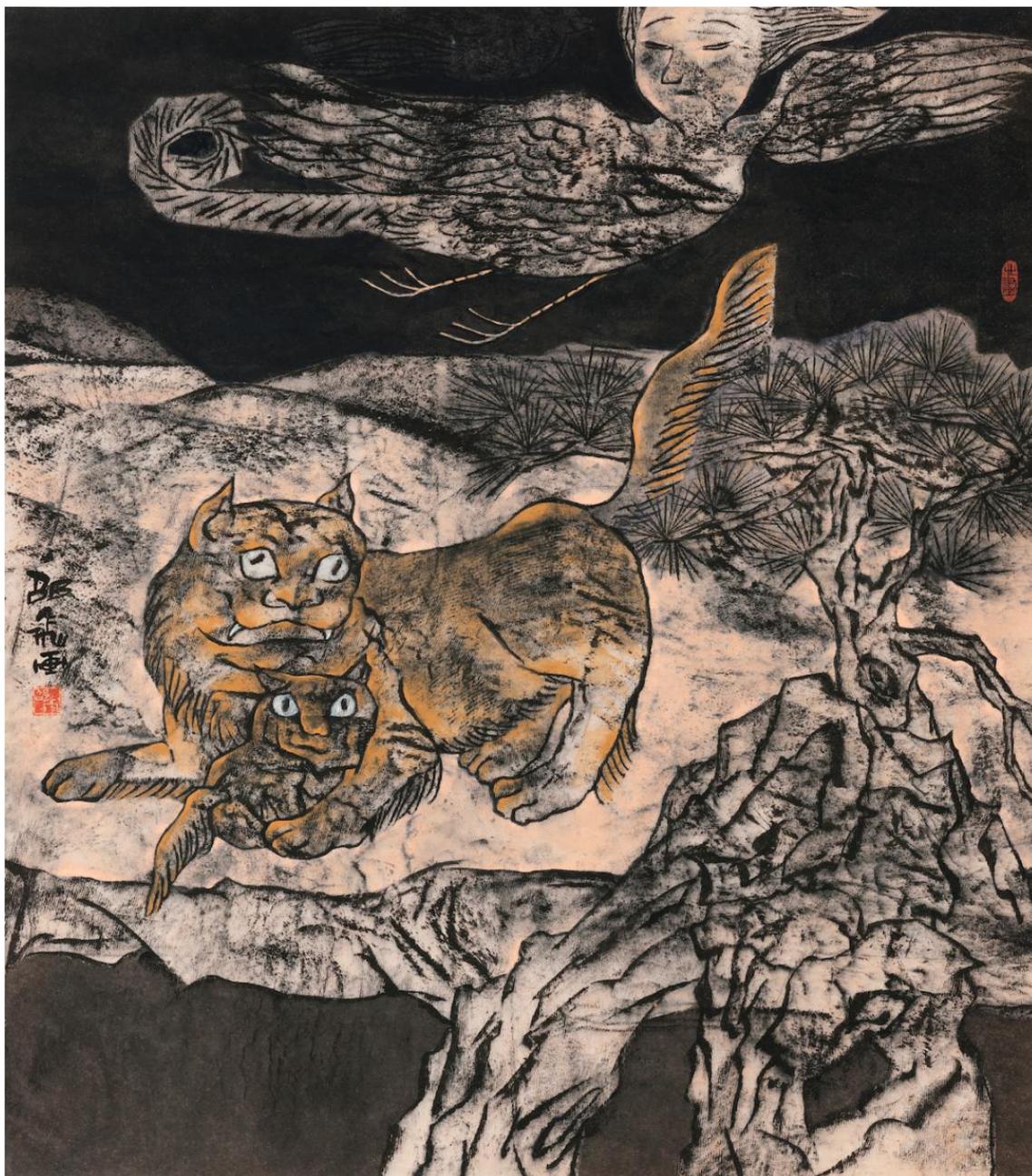
我曾经养过鸚鵡，还下了蛋，刚孵出来的小鸚鵡，就像一个薄片似地摊在那里，我每天观察它，生命真是奇妙，小鸟一天天长大，羽毛日渐丰满，长大后看上去比父母还漂亮。

我曾在旅行中曾看到一块巨大礁石上聚集着上千只海鸟，两只一组排列得特别整齐，感觉就像我们的团体操。

鸟是很有性格的，它们体型不大，但内在却蕴藏着巨大的能量。它们飞越高山和大洋，从南到北，为达目的不畏险阻。地球上近万种鸟类，它们有着各种不同的生活习性，高矮胖瘦各种体态，婉转动听的鸟语，色彩缤纷的羽翼。呆萌可爱、优美动人、刚劲有力，这些形容人类的词汇用在它们身上更准确，因为它们是纯洁自然的。



《浴火重生》 117×98cm 纸本彩墨 2023



《上古年代》 99×86cm 纸本彩墨 2021

我的作品中有一张画取名“新生”，表现的是小鸟刚刚破壳而出，周围有不同种类的鸟，惊喜好奇的围观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。在这批以鸟为主题的作品中，我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现。有些尺寸较小，色彩比较浓艳，甚至还使用了一些荧光色，主要体现鸟儿那美丽多彩的羽毛和它们自由自在的生存状态。有一些大尺幅的含蓄一些，加入了更多的主观想象。如在雨天、在傍晚、在月夜……天黑以后群鸟归林，我们看不到它们，但可以想象它们依偎在一起的浓情蜜意。



《新生》 98×98cm 纸本彩墨 2023

黑：“飞鸟”系列是不是与你追寻自由的理念联系在一起了？

邵：“自由”对于地球上的生命是有不同层次的。泰戈尔的飞鸟集中有这样的诗句：“水里的游鱼是沉默的，陆地上的兽类是喧闹的，空中的飞鸟是歌唱着的”。

自然界的物种是相对自由的，但因条件和环境的差异，自由的状态也有所不同。鸟类因为有翅膀，比别生命更加自由自在。

鸟类的习性很潇洒，一般的鸟也没有什么家，做个窝就是为了生孩子，然后就飞走了。人类的生活却越来越复杂，我们消耗了那么多的资源，还是觉得不满足。但鸟什么牵挂都没有，张开翅膀直上云天。所以我觉得鸟是值得歌颂的生灵。人对自由的畅想和渴望，其实还是因为人常常感到没那么自由。



《月夜》 98×194cm 纸本彩墨 2023

“鸟儿愿为一朵云。云儿愿为一只鸟”，这两句泰戈尔的诗意味隽永，用鸟和云的意象相互关联，虚实相生。自由是相对的，人类对鸟和云的向往，是追求自由的一种象征。中国古代文人墨客也常以闲云野鹤来类比自由理想的生活状态。人生存的自由固然重要，但精神的自由才是有迹可寻，并且是最值得去追求的。一只鸟的生命中有着许多冒险、浪漫、坚韧和传奇的经历，由此想到，我们更应该努力去做自己该做的事，令此生无悔。



《上古神兽》 99×99cm 纸本彩墨 2021



《远古的传说》 99×86cm 纸本彩墨 2021

黑：《山海经》题材也是此次展览的一部分，对于这个题材，你似乎持续探索很长的时间？

邵：关于《山海经》这个题材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我画了一张九头怪兽，实际上就是山海经里的物种，这幅画三十多年前就已经卖出去了。前几年在香港的一次拍卖会上又看到了。因为这是我“山海经”系列最早的作品，所以托朋友买了回来。



《山海经》 75×109cm 纸本彩墨 1986

几十年来，我陆续以《山海经》为题材创作了很多作品。《山海经》包罗万象，把几乎所有重要的中国神话都包含了进去。它还囊括了历史、地理、植物、矿物等多方面内容，是一部百科全书。2002年，我参加了今日美术馆举办的“彩墨江山展”开馆展，参展的有林风眠、吴冠中、刘国松、袁运生、丁立人、石齐等十几位艺术家，都是画彩墨画的。我展出的是十幅《山海经》系列作品，色彩厚重，尺幅比较大。最近我创作了十幅黑白的山海经题材作品，希望能更多的表现出山海经古朴和苍桑的一面。这次选了其中的六幅参展。



《山海经之一》 190×85cm 纸本彩墨 2022

黑：《山海经》在你这里似乎是一个可以被无限延展的世界？

邵：《山海经》的确是一个可以无限挖掘的题材，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感受去画，它有很多魔幻的造型，不受方方面面的限制。

很久以前就特别想画，但又不敢画，因为找来资料一看，不是好多头，就是好多脚，好多翅膀。看上去在生理上觉得特别不舒服，后来开始尝试画一点。我天性上还是希望画得美一些，虽然都是九头怪蛇，或者什么怪兽，但尽量还是让人看了有美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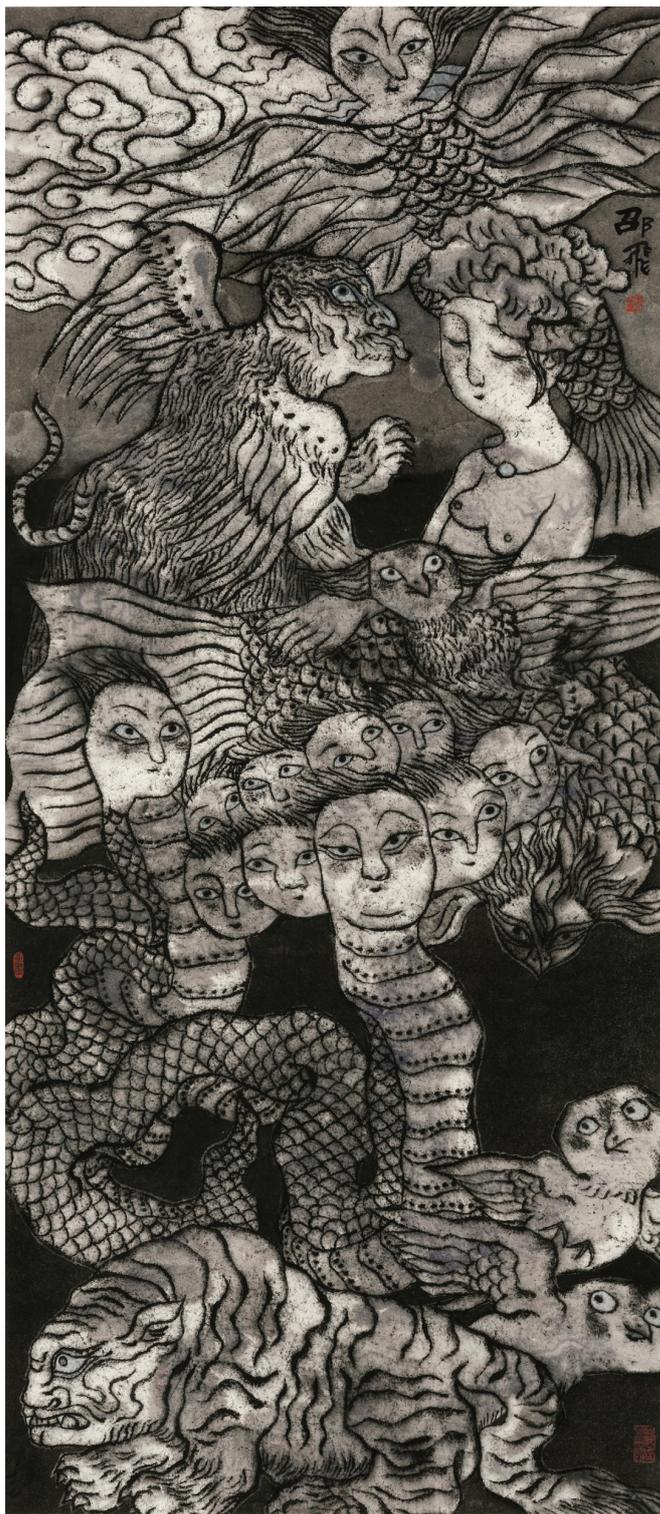
每个时代的人，画《山海经》都是不同的，我吸取了前人的智慧，再根据自己的理解，塑造成新的山海经形象和构成。《山海经》就像一个包罗万象的关于人类幻想的万花筒，甚至或许当时真的有这样的存在：三星堆的发现，不断在为《山海经》举证。画一朵花，画一道风景，就是第一自然，而文化的残留则是第二自然。它存在于人们世世代代的基因里，描绘第二自然一定要加入自己的理解、认识和创新。画《山海经》就是画第二自然，所以可以无止境地画下去。



《山海经之二》 190×85cm 纸本彩墨 2022



《山海经之三》 190×85cm 纸本彩墨 2022



《山海经之四》 190×85cm 纸本彩墨 2022

不走传统水墨画的老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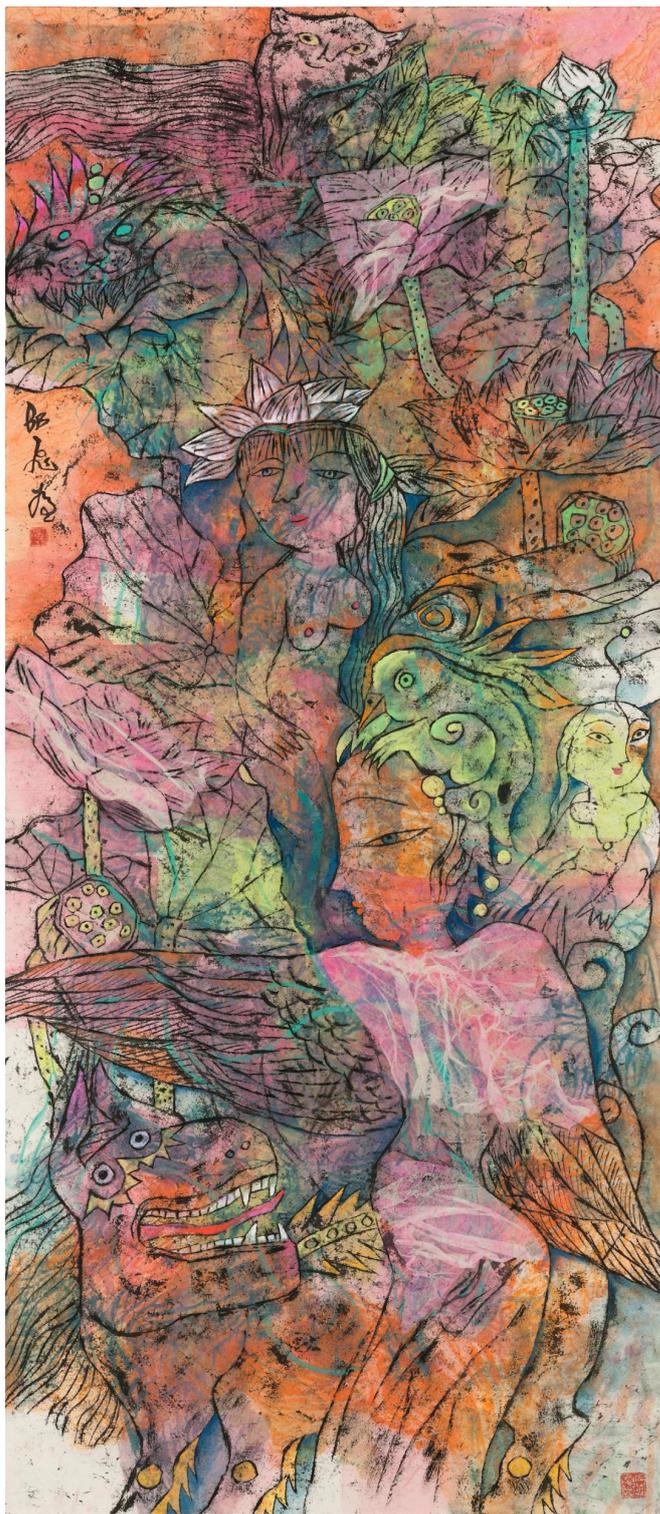
黑：早些年你是如何走进现在这种倾向于民间风格创作的？

邵：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，美术界掀起一股画少数民族的热潮，也是一种猎奇，因为我们与少数民族的服装和生活太不一样，感觉很新奇。我那时也跑去新疆、云南、大凉山和藏区。画了不少写生，创作过一些作品，可是总觉得比较表面化，很难深入。

之后又去了河南、陕西、河北、山西、山东、甘肃一些省份，受益匪浅，尤其是被中原地区的剪纸、民间玩具、皮影、木雕、砖雕、面具、版画等民间艺术的色彩、造型和想象力所震撼。这些民间艺术有着强大的生命力，既有生活的气息，又有理想的色彩和远古的回响。我觉的这些来自民间的艺术与我的审美观相契合。至于怎样画，如何创造出自己的风格？是我当时以至终生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。



《在血与火的沐浴中升腾或者毁灭》 183 × 120cm 纸本彩墨 2002



《女王》200×85cm 纸本彩墨 2006

黑：对你来说，创作手法和技法的形成，是不是走了一条非常独特的路？

邵：一直以来，水墨画是中国画的主流，大家都遵循一条原则，学习中国画要从传统入手，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，再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，但我们已经被文革耽误了很多年，我没有上

过美院，当了6年兵，到画院时已经20多岁了，如果再打进去十年，打出来十年，还是没有独特的自己。

我觉得我不能走这条路，我想要做一个试验，画一种全新的画，不管是材料还是技法，要努力争取跟别人不同。所以，有一段时间，我找来各种纸和材料，尝试墨和颜色在不同纸张上的效果，慢慢的摸索出一套完全是自己的东西。大约在八十年代初逐步成形，我坚持了几十年直到现在。我用的纸不是宣纸，我画线也不是用毛笔，而是使用了一种拓印的技法。



《风高》 100×86cm 纸本水墨 2023

黑：能谈谈你所使用的材料和拓印技法吗？

邵：我使用的画纸是一种棉纸，最初买来时，都是很小一张，是南方做丝棉袄用的一种材质。它很有韧性，来回折腾都不会坏。

我发现它虽然薄如蝉翼，但特别能托色。宣纸反复染就容易烂，托不住多层的颜色，也出不来我想要的效果。但毛笔在棉纸上勾线又会很飘，没有力度。

反复尝试后，我用拓印的方法画线，这个灵感是从木版年画、汉画像砖、书法拓本上得来的。拓印技术在我国有上千年的历史，这也算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吧。

经过几十年的摸索，这种拓印的线条我画起来得心应手，自然在技法上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。虽然我自己的这套方法不是传统国画技法，并且有许多同行劝我还是应该多用毛笔，但我觉得用毛笔的人不计其数，就我一个人这么画，就是不成功又有何妨？



《月黑》 100×86cm 纸本水墨 2023

黑：除了色彩的多层晕染外，你的线条造型在作品中也是一个重点？

邵：对于造型，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追求。八十年代初，还是玩味民间的造型多一些，后来去了世界各国博物馆，看了许多米罗、克利、马蒂斯、毕加索这些大师的作品，他们都用线条造型，很当代也很前卫。

而线条造型自古就是中国画的根基，所以我觉得不管到什么时候，绘画中的线还是很重要。我画的线有粗细、软硬、疏密的变化，追求力量感和金石味，如果说力透纸背，我作品里的线条，纸的背面比正面粗重，这是拓印的效果。线条拓印法，是我的作品与别人不同的主要

特征。



《山海经之五》 190×85cm 纸本水墨 2022



《山海经之六》190×85cm 纸本水墨 2022

黑：你走了一条与主流完全不同的艺术道路，这一路走来，你认为彩墨画在未来的中国画坛中将处于什么位置？未来的中国画要如何发展？

邵：我的画有些人很喜欢，也得到一些理论家和同行的认可，但的确不是当今画坛的主流。

我画国画也画油画，记得吴冠中先生曾说：油画要民族性，国画要当代性。我非常认同他的观点。我甚至认为油画颜料发明以来，这只是一项携带方便，持久性强，表现力丰富的材料，谁都可以用，怎么画都行，只要用油画材料画的就是油画。

关于国画，几个月前我看了林风眠编著的一本教材，上面有一篇文章，差不多是一百年前写的，我一看，这不跟我年轻时的想法一样吗？他说，“中国画要发展，就要从材料上彻底的改变，而且要有一个突破性的东西，不能光是‘书画同源’，把书法运用到国画里，因为它实际上会是一种禁锢”。

在当下的中国，基本上 80%都还是以传统水墨画技法评判艺术作品之高下，并将其视为不可质疑的主流标准。可是林风眠、吴冠中、黄永玉，都不约而同地走向了彩墨绘画之路，已经不再是走传统水墨画这条老路了。

我认为张大千的泼彩山水，李可染的万山红遍，都可以称之为彩墨画。对于未来，彩墨画应该能够占据中国画的半壁江山，应该有很宽阔的路可以走。中国传统绘画两千多年，是从色彩绘画开始的，直到唐末才有水墨画，中国画的工笔重彩、青绿山水、宗教壁画大量的使用色彩，有非常高超卓越的艺术成就。文人画、宋元的山水和八大山人的写意都很了不起，历史上很多佚名的古代画作，艺术水准之高同样令人惊叹。两千多年的中国绘画如此灿烂多彩，当今的我们更不能被人为的观念所束缚。我认为当代中国画要有更加多样的形式和内容，更大胆的开拓和探索。

原文链接：<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vSKnHdeUbmNyxz2Zgv-oLg>